

蘇軾

字子瞻
號東坡居士

研究史

紀念蘇軾逝世九百週年

曾棗莊等著



江蘇教育出版社

中 日 韓 美 學

蘇軾研究史



者 西河國 海泰第合之作 研前建衣笑 項 目

曾棗莊等著
江蘇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數據

蘇軾研究史/曾棗莊等著.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1.4

ISBN 7-5343-4013-6

I. 蘇... II. 曾... III. 蘇軾(1036~1101)-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12782 號

蘇軾研究史

曾棗莊 等著

責任編輯 王許林

出版發行:江蘇教育出版社
(南京馬家街 31 號,郵政編碼:210009)

網 址: <http://www.edu-publisher.com>

經 銷:江蘇省新華書店

照 排:蘇中照排公司

印 刷:淮陰新華印刷廠

(淮安市淮海北路 44 號,郵政編碼:223001)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6.125 插頁 8 字數 631 900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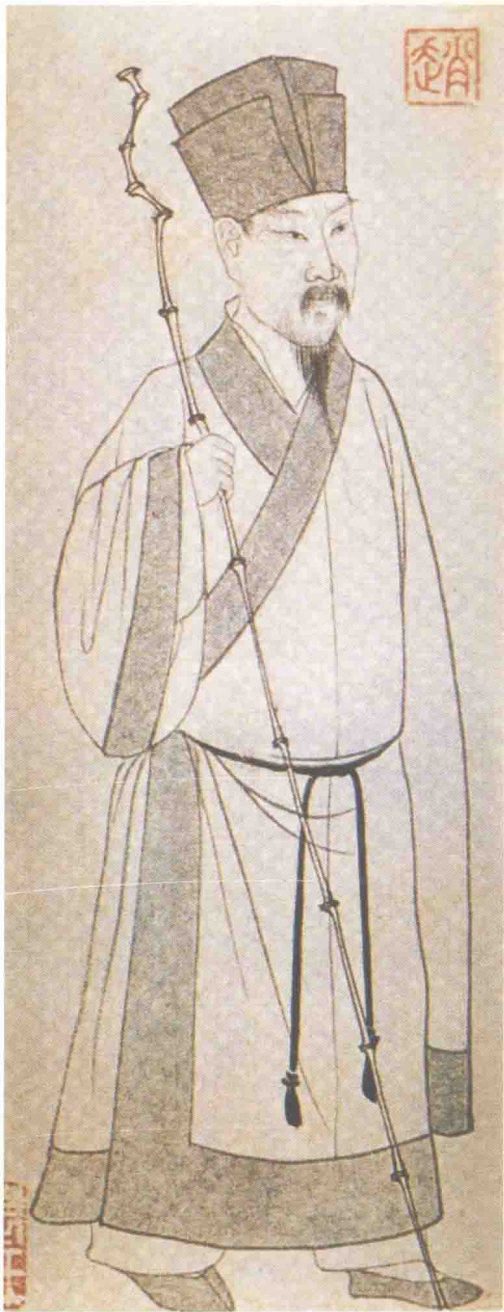
印數 1-1 000 冊

ISBN 7-5343-4013-6

G·3708 定價:38.40 元

江蘇教育版圖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蘇教版圖書郵購一律免收郵費。郵購電話:025-3211774,800828 * 3/49797,郵購地址:南京市馬家街 31 號,江蘇教育出版社發行科。盜版舉報電話:025-3300420,3303538。提供盜版線索者我社給予獎勵。



趙孟頫繪東坡像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
食年，欲惜春主不
寧惜今年又苦而古月社
蕭瑟冰河海棠花泥
污遊支雪閣中偷買
五夜半具有力何殊
年子病起頭白
春江欲入雨吹木
不之雨小屋如後舟海
水雲裏空庭發寒葉
破龜鏡澄華邪
知是寒食但見烏
銜索——天門深
九重生差在万里擬
哭塗窮影外吹不
起

在黃州寒食二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蘇軾《寒食帖》

蘇軾《竹石圖》



東坡先生奏議卷第十四

乞校正陸軾奏議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
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
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
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
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
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
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
勇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

宋刊《東坡先生集》書影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四河入海卷第一之一 前建長笑雲清三述
增刊校正百家註東坡先生詩序

狀元王公十用 龜齡撰

昔秦廷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

其繁上重漢宋初人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萬言而君子

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下可下自非集衆人之長

殆未易得其全體况 東坡先生之英才絕識

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下可下至小說

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故雖天地

日本笑雲清三編《四河入海》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古活字本)

池澤滋子供稿

序一

上海復旦大學 王水照

棗莊先生是我訂交二十多年的畏友，也是學蘇、治蘇的學術同道。他囑我爲其新著《蘇軾研究史》作序，我實愧不敢當；但就這部新著的書內之豐富學術含蘊和書外的令人扼腕驚服的特殊意義而言，我又不能也不敢拒命。

說來有緣，我們是從1980年關於蘇軾的一封書簡的評價之爭而開始結交的，真應了俗話所謂的“不打不成交”。嗣後，我們一起參與中國蘇軾研究學會的活動，互贈著述，交流心得，友誼日深，但仍時有學術交鋒，如1984年關於蘇軾詩歌分期的討論。我們之間的爭論和討論，雖然連《蘇軾研究史》上的小插曲也算不上，却是我們個人爲人、治學的一種難得的鍛煉，或許得益於宋人交友之道和蘇軾自由爭辯宗風的潛在孳乳吧。

在當今蘇學研究中，棗莊先生是著述豐碩、自成一家的著名學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蘇學研究成果的數量來看，並世罕見其匹。他的評傳系列：《蘇軾評傳》（1982）、《蘇洵評傳》（1983）、《蘇轍評傳》（1995）及《三蘇傳》（1995）；他的三蘇文集箋注整理（合著）：《嘉

祐集箋注》(1993)、《樂城集》(1987)、《三蘇選集》(1993);他的資料彙評系列:《蘇詩彙評》、《蘇詞彙評》、《蘇文彙評》(1998),等等。面對這三大系列以及他的“文存之一”的《三蘇研究》(1999)中的大量論文,我們不禁肅然動容,被他焚膏繼晷、嘔心瀝血,以學術為生命的精神所深深感動。還應提到,他除了三蘇研究外,還主編了《全宋文》(約1億字,1988年開始出版,已出50冊)、《中華大典·宋遼金元文學分典》(1200萬字,1999)這兩部大型總集和類書,堪稱宋代文獻資料庫,其學術貢獻毋庸贅述。《宋文紀事》也是治宋學者的案頭必備之書。我曾戲稱他為“拼命三郎”,語雖有失嚴肅,却是實情。

棗莊先生的蘇學研究不僅成果數量驚人,且已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他既把蘇軾放在北宋的整個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如《北宋文學家年譜》即是以年譜形式所作的衆多作家之交游考),對蘇氏父子均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從同中之異的比較對勘中揭示蘇軾獨特的思想面貌與藝術面貌;又如,評論、傳記、年譜、文集的全面整理等有關“蘇學”的種種專題,他幾已囊括殆盡,論述性、資料性兼具,用多種著作形式去逼近同一研究對象,也使他的研究富於整體感與系統性。

這部《蘇軾研究史》,更使這種整體感與系統性得以大大加強,確切地說,是研究的整體感與系統性的自身邏輯發展的必然。我最近為門生王友勝君的博士論文《蘇詩研究史稿》所作序言中曾說:

幾乎從蘇軾生活的時代開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長達九百年的蘇軾接受史。這部接受史，以2 700多首蘇詩、300多首蘇詞、4 800多篇蘇文為解讀接受的對象，又分屬以理論闡述為主的學術研究、以作家創作借鑒為特點的文學創作、以閱讀鑒賞為內容的大眾閱覽等三個層面，採取評論、箋注、編選、年譜、傳記、吟誦、唱和、刊刻、傳抄等不同傳播接受媒介形式，具有十分豐富深刻的內涵，理應成為“蘇學”研究中的一個有機構成。但迄今未見有關論著問世，不能不是很大的缺失。

友勝君就蘇詩研究過程進行了再研究，對這個“缺失”作了初步的彌補；棗莊先生的《蘇軾研究史》則在廣度和深度上對填補這一學術空白起了極大的作用。棗莊先生的新著又使我發現上述自己的說法應作兩點修正：一是把蘇軾接受史僅停留在蘇詩、蘇詞、蘇文等文學作品上。若從文學學科立論，當然也是可以的，但在外延上實可再作伸展。新著論述對象除詩、詞、文外，還涉及書、畫，乃至經學等方方面面，其範圍之廣、開掘之深、論述之要，應是第一部全面系統的蘇軾研究史。其中不少章節先在報刊上發表時，已引起學界的矚目。我也大都拜讀過，對不少新穎論點留下深刻印象，但不免有窺斑嚐蠶之憾。如今全豹全鼎在眼，快何如之！二是把蘇軾接受史僅停留在本國範圍之內。若從中

國文學學科立論，這也大致說得過去；但蘇軾是一位有世界影響的偉大作家，其接受史應在內涵上再作深化。棗莊先生廣邀各國友人共同撰作，設立日本、韓國、歐美等國的蘇軾研究史述略諸章，讓讀者具體瞭解蘇軾如何跨出國門而為域外人們熱愛與接受的過程。這在已有的成果中，是并不多見的，相信會引起研究者們的興趣。

棗莊先生這部新著，是內容充實、有重要學術價值的蘇學著作，也是他戰勝病魔後奮力拼搏的產物。我讀到的，不僅僅是方塊漢字，而是讀書人的近乎痴迷的自信，人生信念的自持與自律，以及實現一己生命價值的自豪。棗莊先生不幸于1998年11月罹患癌症，但他鎮靜自若地奉行自己“作最壞的思想準備，盡力往好處努力”的“老莊哲學”，懷抱平常之心，挑戰病魔，終於成為一位勝者。今年3月和5月，我在上海和南京的兩次學術會議上與他晤見，他精神飽滿，談笑風生，完全與往昔一樣，絲毫覺察不出剛與死神搏鬥過的踪影。當他告訴我《蘇軾研究史》竟在病後黽勉從事，已完稿歲事時，我再一次感佩他的堅毅沉着，再一次感受到在“畏友”面前的自愧。

我和棗莊先生年相若，稍長幾歲，都已過了花甲，進入人生之旅的晚年。我想起了南宋趙蕃的“難齋”，他命名此齋，乃取“末路之難”之義，典出《戰國策·秦策五》：“詩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末路，此非貶義詞，而指最後一段路程，以喻晚

年。晚年之難，一言難盡，思維遲鈍而記憶銳減，精力不支而雜事叢脞；衰病日尋，猶白香山所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更是難逃之劫。但趙蕃以“難齋”自警，年垂知命，自視坎然，仍勤勤問學于朱熹，執弟子禮甚恭，努力在文化事業上續有建樹。棗莊先生的晚年之難，實超出常人數倍，但他以克服“末路之難”為宗旨，以精進不息為鵠的，這部新著就是生動的例證。如何應對“末路之難”，也是我自己的人生課題。

我想不出怎樣結束這篇短文，祇好再重複一遍蘇詞：“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序二

臺灣師範大學 陳新雄

稍有知識之國人，談及蘇軾，幾乎無人不知。蘇軾乃中國讀書人之典範，亦即士一階層，所願效法之模範，懸為行為之準則。《宋史·蘇軾傳》曰：“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雖然在世之時，受小人忌惡擠排，不能安于其位，甚至于遭陷害，被繫于御史臺獄；六十歲後，尚被遠貶至海南。可謂飽受折磨，歷盡艱難。然人之一生，為忠、為奸、為君子、為小人，未蓋棺論定，實難以確斷。白居易《放言》詩云：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著。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

《宋史·蘇軾傳論》堪稱蘇軾一生的蓋棺論定：

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俊，政事

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

“特立之志”，即獨立意志，不爲利誘，不爲威迫，行其所當行，爲其所當爲；所謂“邁往之氣”，乃孟子所言“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浩然正氣。即蘇公《潮州韓文公廟碑》所云：

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蘇公此段議論實文文山《正氣歌》所自出，而《宋史·蘇軾傳論》最後數言評斷，最足以代表蘇軾一生之立身行事。《傳論》云：

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尙得爲軾哉！

蘇軾之所以爲蘇軾，即在其不易所爲而求免禍之氣

質。所以蘇軾二字，即代表中國文化所陶冶出的讀書人之典範。言及蘇軾，即顯現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典型。

當蘇軾首次遭奸小何正臣、舒亶、李定等誣陷，被貶謫至黃州，充當團練副使閑差之際，其友人李常賦詩以慰，言詞哀戚，情緒黯然，蘇軾作書相報曰：

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于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于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

處此困窮之境，顛沛流離之際，所發此言，直擲地有聲，千載之下，猶見其生氣凜然，實足使貪夫廉，懦夫立。吾輩尚友古人，捨此天下第一等人，尚友何人！

蘇軾不僅氣質感人，在文學史上，亦為才不世出之英傑。其所處時代，凡文學上具有之文體，若古文、若駢文、若詩、若詞，甚至于字、畫，幾無一不善，且創作豐盛，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中國文學之分類，大略說來，不外詩、詞及文章三類，但自古以來之作者，三者向難兼善，精于文章者，每每短于詩詞，精于詩者，亦難兼善詞與文章，其精于詞者，若求兼擅文章與詩，則尤為罕觀。本來文之與詩，詩之與詞，不僅形式體制之差別而已。此三者之風格與韵味，實有其本質上之殊異；創製技術，亦大不相同。古來雖有以作文技術以賦詩，以作詩技巧以填詞

者，但決難使其三類作品，皆達第一流境界。就此而言，蘇軾確實雄視千古，睥睨百代。無論駢文抑古文，與古今大家相較，皆不遑遜讓。其古文人皆悉知，耳熟能詳，于唐宋八大家中，較之他人，絕不遜色；至其駢文，雖不若古文之彰顯，然在宋哲宗元祐元年，初任中書舍人，當制所行呂惠卿貶詞，早已風動四方，天下傳誦，作者固文辭鋒利，痛快淋漓；讀者亦感快如并剪，振奮人心。蘇軾之詩，無論古詩、近體、短篇、歌行，無不卓絕，實李、杜之後第一。東坡于詩，實具有李白之天才，加上杜甫之功力，故處處表現出其特殊風格。吾人稍默誦其詩，名句之多，古今詩人，亦罕有其匹；就此一端，已足見其功力深厚矣。蓋所謂名句，乃得我心之同然，先我拈出，故讀其詩，于心有戚戚焉。蘇軾之詞，卓然成家，巍居第一，豪放之詞，固其絕活；婉約之作，亦纏綿悱惻，哀惋動人。

蘇軾詩文之成就，除稟賦極高之天分及後天豐富之學識外，而余以為，其小學造詣之深，文字、聲韻、訓詁痛下功夫，亦有以致之。邵博《聞見後錄》云：“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復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正因為蘇軾平素注重小學，浸淫久，用功勤而造詣深，故于中國文字之形、音、義皆能確切掌握。猶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作文賦詩時，遇有字不適切，即換他字，用字方面，毫無躓礙，是以作文，如行雲流水，行所當行，止所當止，無不賞心愜意，故表現于外者，